



送84位烈士

鲁顺民 著

回家

辽宁人民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group of soldiers in a trench or battlefield setting. Barbed wire is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and several soldiers are positioned along the trench. The image is somewhat faded and has a historical feel.

送84位烈士

鲁顺民 著

回家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鲁顺民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送 84 位烈士回家/鲁顺民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05-06188-3

I. 送… II. 鲁…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39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3

插 页: 3

字 数: 186 千字

印 数: 1—3,000

出版时间: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 杨 张 洪

装帧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刘再升

书 号: ISBN 978-7-205-06188-3

定 价: 20.00 元

为了生命的尊严与荣誉

魏巍

早春三月，万物复苏。一本书和书中的主人公王艾甫，像惊蛰的雷音与天堂的雨水，让我这个老兵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心灵的震荡久久难以平息，几分慨叹几分敬意，悲喜交集中有些痛！

而此前，王艾甫的故事，已经感动了大半个中国。

历史寻找有缘之人。王艾甫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干部，业余收藏中的一次意外邂逅，使他得到了四大本解放战争期间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和夹藏其中的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泛黄的纸张，漫漶的字迹，900多个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名字，仿佛革命烈士那湮没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在天之灵，轰然打开了他心灵的共鸣和永难忘怀的军人情结，冥冥中他听到了逝者的呼唤，看到了九泉之下一双双渴望回家的眼睛。于是，风雨十年为烈士寻亲，足迹遍布十余省区，不惜倾家荡产，影响各界广泛参与，从两鬓染霜到一头白发，共为60多名阵亡烈士寻到了亲人，或魂归故里，或恢复烈士名誉，让为国捐躯者英名彰

显，让他们几十年思断肠、哭干泪的亲人们，终于得到了一份迟到的心灵慰藉和一份永恒的光荣。

王艾甫曾是一名军人。他家兄弟六人，就有五人当过兵。由此可知，三晋大地的英雄血脉和精忠报国的门风是如何熏染了他，营养了他。24年的军旅生涯，亲眼目睹多位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战友牺牲在自己身旁，更使王艾甫刻骨铭心地体验了军人的崇高和死亡的沉重。战场是流血牺牲的地方，也是生死情深的地方；是让人不惜赴汤蹈火的地方，也是让人懂得尊重生命的地方；是残酷无情的地方，也是赋予人生以大情大义的地方。就是这一份军人独有的情感特质，使王艾甫以花甲之身，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肩起了送英灵回家，还逝者光荣，让革命烈士英名永存，激励今人后世这一神圣使命。

他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过深重的苦难与屈辱，更有过可歌可泣的奋斗与抗争，支撑着中华民族巍然屹立的最伟大力量，是那些普通人，是那些勤劳、朴实，一声召唤便不惜以死报国的劳苦百姓。中华史册应该镌刻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中华儿女”、“人民英雄”这些宏大而崇高的名词下，只有站着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么，我们的民族史，我们的英雄史，才是活生生的，才是完整的，才是有血有肉有精魂的。他说：“我不敢想象，当年他们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象，一位位烈士的亲人遥望远方，悲痛欲绝的情景。为烈士寻亲，只是一种纪念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实质是：我们应该为烈士招魂！”

为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贡献生命的烈士们招魂，为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而前仆后继的先烈们招魂，为那些正值二十年华就把鲜血浇灌在共和国基座上的战士们招魂，这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时刻不能忘怀的吗？不应该是在一个崇尚物质，而精神有些挂空的年代，每个人的必修课吗？不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华子孙，必须自觉和经常接受的灵魂洗礼吗？为他们招魂，不也正是使我们每一个后来人，得到灵魂的领引吗？

世界著名绘画大师凡·高曾在思想深处发出这样的感慨：“死去的人借助生者得到重生。如果他们悄无声息地死去，实际上我们那一部分也随着他们去了。”王艾甫在一个物欲旺盛的年代，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于喧嚣时世，行大

义之举，殚精竭虑，筚路蓝缕，甚至要经受诸多的怀疑、误解、冷漠与讥讽，乃至无良知者的谩骂和手脚相加，以一颗百折不挠的赤热之心，以大海捞针般的艰难和韧性，接续着战争年代军队未完成的工作，承担着和平年代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帮助那些死去的烈士一一回家。当我们在书中读到：在蒙蒙秋雨中，乡亲父老夹道迎接，十万头鞭炮凌空爆响，王艾甫将郝载虎烈士的阵亡通知书郑重交给其亲人，于香烟缭绕中置放到灵位上时；当我们在书中听到：那盼父亲盼了60年，等父亲等了60年的霍玉花老太太，在王艾甫的陪同下，伏在父亲墓前一声凄楚长唤“哎——走啦”时；当我们在书中看到：王艾甫远赴河北正定，把精心装裱好的阵亡通知书，亲手送到赵献烈士已经80岁的妻子梁贵兰面前，老人颤抖着双手满面热泪流淌时；当我们在书中看到：烈士李振才的侄子李金山，为父亲终于在有生之年圆了寻弟梦，而铿然跪倒在恩人王艾甫脚前时……一幕幕感天动地，我们怎能不为这打通时空界限，接连生死亲情，英灵得以回归，心灵得以寄托的场景而肝胆灼痛，而喉咙酸楚，而潸然动容呢！

王艾甫用一己良知报烈士以人间大义，烈士亲人用深深感恩报王艾甫以无限敬重。他们无亲无故，却把感情血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共怀朴素大爱，却使中华美德在物质之上得到了再现与闪光。我称王艾甫是历史记忆的打捞者，是善待生命的守望者，是革命道义的弘扬者，更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以单薄的力量和广阔的情怀，担荷了历史的重量和公共的良知，他用传奇般的故事告诉世人：在我们这块古老而肥沃，浸满先人血汗的土地上，革命精神的传承，是足可期待的。

王艾甫，他用双手默默擦亮的，不仅仅是被岁月尘封的烈士的名字，不仅仅是烈士亲人们的心，还有我们为共产主义，为劳苦大众英勇献身的革命理想，这是大写的历史，更是大写的真理。

我谨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向这本书，向大写的好人王艾甫，敬礼！

2007年4月



目 录 MULU

为了生命的尊严与荣誉 魏 巍 /1

引 子 左权夜话 /1

第一章 一个老兵和另外一群老兵的缘分 /6

第二章 转机 /32

第三章 曲曲折折汾河川 /57

第四章 大学生万里寻亲 /71

第五章 接力，告慰烈士英魂 /93

第六章 魂兮归来 /108

第七章 燕赵悲歌 /143

第八章 送归荣誉，找回记忆 /171

尾 声 无法停驻的脚步 /187

附 录 /190

引子 ★ 左权夜话

上网查阅与王艾甫相关的资料，着实吓了一跳，关于王艾甫为烈士寻亲的相关文章和网民评论竟然是一个海量数字，达到1000多万。的确，由山西老人王艾甫引发的在全国8个省份寻访当年太原战役牺牲的烈士亲人，是两年里新闻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些信息不由分说形成了一种诱惑和期待。

2007年新年刚过，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小女孩告诉我说，王老师到河北去见一位当年太原战役“处烈队”的老战士，需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回来。

一个星期之后，再打电话过去，他仍然没有回来。直到2007年1月中旬，他才从外地回来，电话里直奔主题，说明采访与写作计划。

倒没有什么推托，他只是说，噢，你来吧。好像我要到他那里取一样什么东西似的。但是他要采访的地点安排在山西省左权县。原因没有深说，只是说在太原根本无暇深谈。我们约定，在1月20日那一天一起乘车回他的老家——山西省左权县。

看日历，那一天正是大寒。

然而，临到行前，又有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处

理，竟然与他错开了。他先我一天回，我第二天才到。从太原到达左权，也就 150 公里的样子，走高速在山西省榆社县出口下高速公路，再南行 40 多公里就是左权县。

提及左权，人们自然会和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陈赓等等抗日将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声震中外的麻田伏击战、寒王伏击战、狼牙山战斗、百团大战这些著名战役就发生在山西省辽县，也就是今天的左权县。1942 年 5 月 25 日，年仅 37 岁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麻田阵亡。左权将军牺牲后，辽县万名军民签名要求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1942 年 10 月改辽县为左权县。



王艾甫为村里创办的阅览室，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

很快，到达左权县城。按事先约定，在县城的西关村找到了我要写的主人公。

王艾甫先生的相貌并没有太出意外，是一位极其和善的老人。见面寒暄，电话里都听到过对方的声音，声音仿佛已经把信息全部传递给了对方，都在心头说，原来是你啊，就都笑了。

我心里想，这是一个好老汉。

老汉，是山西人对老男人的一种亲切称呼，语气里有一种亲密的、全无隔膜的感觉。

如果走在街上，和他擦肩而过，任是谁都无法将他和眼下在全国弄出那么大动静的新闻人物联系起来。

此刻，王艾甫这位 1938 年出生，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兴头十足地忙着一桩和采访内容毫不相干的事。

他正指挥着村里一千人马扎制正月闹红火的各色花灯。

村民们赶来看扎制好的花灯。



原来，经营文物市场多年的王艾甫早就留心于传统的手工艺品，年前回到故乡，忙的正是这件事情。他和两个弟弟投资3万元，在村里筹办一家工艺美术厂，开发旅游和民间手工艺品。扎制花灯，是这个筹备中的厂子开发的第一个项目。

说起这个厂子，老王显得很兴奋，他说，现在正在抓紧制作，要赶在腊月二十前全部完工。腊月二十那一天，他的两千盏花灯要挂满整个西关村，搞一个大型灯展，为正月产品销售作宣传。他约我来左权采访，原来如此。

王艾甫忙前忙后，一个下午根本无暇顾及与我深谈。不过，这么多年来在乡间游走，农村腊月忙碌热闹的场景着实让我这个不速之客显得特别惬意，农民们每一张脸都让我心头感到亲切和温暖。那一张张脸，饱经沧桑的皱纹，平静柔和的面庞，质朴醇厚的笑意，他们是从容的，清爽的，温暖的，岁月在这样的场景中缓步流走，历史自然而然真真切切是一种心情。

晚上，招呼前来调试花灯的师傅和加班的十多号妇女们吃完晚餐，开始作关于为烈士寻亲的正式访谈。

让我猝不及防，说起这个话题，王艾甫突然沉默良久，将一声苍凉的叹息直直送进手中的录音笔里，我吃惊地看到，老人仰头望着天花板，眼里噙着泪水，白发皤然。



王艾甫接受作者采访。

王艾甫见我定定地看他，他摇头，坐好。

为什么一提到为烈士寻亲的话题，慈祥的老人突然间变得如此激动，甚至有些激愤？他说，别人看到的是我王艾甫因此而获得的荣誉，看到的是烈士亲人的感激，看到的是来自社会的反响。其实，就是把谁推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不做下去，可有人说这是作秀，有人说是为名为利，有的人甚至说他这是给政府找麻烦……老人无奈地笑起来。

王艾甫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

王艾甫坐在那里，几次说，任是把谁放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办法撒手不管，这是责任？是义务？是，也不是，更准确地讲，是人的良知，是人的最起码的人性。

为了准备采访，王艾甫事先将材料带回了左权，这些材料就是各种媒体沸扬扬说的那 84 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和 4 册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

虽然事先已经阅读过相关材料，但老人将这些泛黄的纸页摊在我面前的时候，那些东西仍然像炽红的火炭一样，烫得人心头一颤。

4 大册，都是密密麻麻的名字，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已经逝去 57 年的年轻生命啊。800 多位解放军战士，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英姿勃发，威武雄壮，军歌嘹亮，穿越 57 年的时光，从硝烟炮声中清清楚楚地列队而来，又清清楚楚地列队而过，他们冲锋陷阵血洒疆场的身影在 57 年之后忽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悲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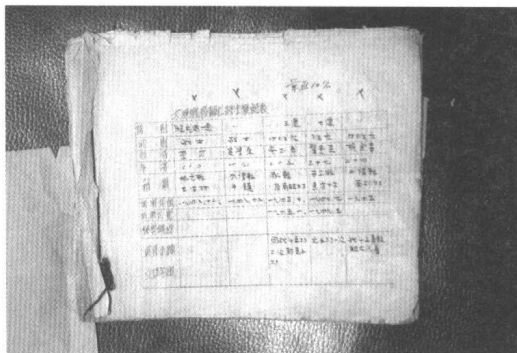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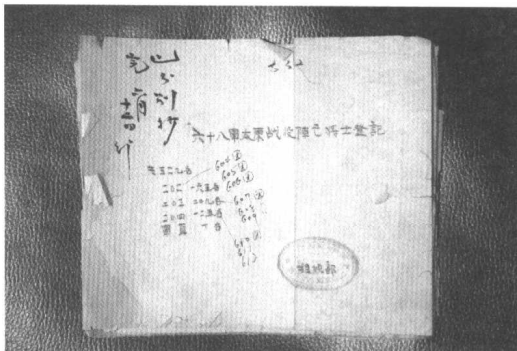
他们的名字还带着泥土芳香，他们年轻的身躯此刻正长眠于大地，贾老巴、段平、丁玉江、李同九、王小二、严清林、付力法、李小卯……孙耀、王银贵、尹占山、郝天才、刘洪江……翻动着这些纸页，隐隐约约还能听到硝烟散尽之后，他们的战友记录他们名字时，笔尖划过纸页的那种滞涩与悲伤，还可以聆听和体会到记录他们名字的战友低低的抽泣与油然而生的敬仰。

面对着一个个方块汉字组成的方阵，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阵亡登记册上，共有866名烈士的名字。凭着这一份阵亡登记册与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从2005年开始寻找到第一位烈士——湖北籍烈士郝载虎的亲人开始，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帮助下，前后共为60多位烈士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我们老少两个，在那一座叫做“圣母泰山庙”的古庙里，开始了彻夜长谈。

夜里的太行大山仿佛在垂首沉吟，冬天凝冷的空气挽留住汾河水匆匆前行的脚步，山与河从四面八方聚拢在村庄的边缘，静静倾听。



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



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

第一章 ★ 一个老兵和另外一群老兵的缘分

与烈士不期而遇

一切都源于 1996 年的那个春天。

太原市工人文化宫，又叫做南宫，是太原市规模最大的文物旧货市场，每到周六、周日，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王艾甫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就有收藏的爱好，几十年下来，他已经是太原市乃至山西省有名的收藏家，在山西省收藏界无人不晓，每到周末都要到南宫来淘拣自己的收藏品，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用王艾甫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收藏原则是“人弃我取”，他戏称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捡破烂”的。几十年来，王艾甫把自己的收藏归类整理，形成了钱币、抗战文物、图书、火花、烟标、节目单、门票、“文革”品、票证、邮票、电影招贴、扑克牌 12 个大的主题收藏，其中以钱币收藏和抗战文物最为突出。

2003 年 7 月，王艾甫向收藏界展示出自己历时

一年半的一件作品——一把巨型古钱币编织而成的祈福剑，作为太原市建城2500年献礼。这把剑选用万枚唐“开元通宝”古钱币，剑身长4.12米，寓四季12个月“天天平安”之意。剑宽250毫米，重250公斤，寓意太原建城2500年。这把剑甫一问世，当然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太原晚报》、《生活晨报》、《太原日报》分别在显著位置作了相关报道。

而抗战文物收藏一直是王艾甫引为自豪的长项，到目前为止，他收藏的有关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根据地的文物已逾千件。工作之余，王艾甫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的旧货市场和数不清的村庄院落。他从收藏历史纪念馆、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照片开始，一件一件收集能记录战争岁月的文献和实物。抗战时期的书本、账本、报刊、传单、旧军装、地雷壳，甚至当年用过的纺车、独轮车和当年八路军驻地老百姓家中的门板都成了他的藏品。

关于收藏，王艾甫有着许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艾甫在旧货市场发现一批200多套1937



王艾甫陪同中共左权县委宣传部长李左红参观中国钱币史陈列室。



王艾甫与藏友交流藏品。



太原收藏协会主办的文庙收藏品展示会。

年前太原国民师范的书籍和宣传品，如获至宝，花1000多元悉数买下。这些东西后被证实为国家一级文物。1990年，太原国民师范旧址成立纪念馆，他当即将这些东西无偿捐献。

谈起收藏，王艾甫脸上会漾起难以掩饰的自足和自信，在左权古庙里的第二个下午，我们谈论收藏的时间甚至要超过正题，这老汉兴致高得不得了。其实，对收藏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仗着读过几本书，跟他谈史树青、王世襄、朱家溍、马未都，没想到王艾甫好像好长时间没有碰到知音一样，如数

家珍，娓娓道来，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2005年，他会同一帮朋友成立了太原收藏协会，被公推为会长。由此可见，此老在收藏界的资格之老了。

但是，在1996年春天的那个星期六，他出现了一个收藏家不应有的闪失，而这一瞬间的失态彻底改写了他的晚年平静的生活。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也许就是天意，否则解释不通的。

那是一个清明节后的星期六，北方早春的天气略带寒意，街道两侧那些垂柳刚刚吐出嫩芽，枝条在寒冷的早春天气里舒展开来，太原南宫文物市场因这清寒天气的衬托反倒显得人气很旺。对于倒卖文物的贩子和收藏爱好者来说，周六这一天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一周一开市，从各地赶来的文物贩子总会带一些“新货”过来，有经验的收藏爱好者往往一大早就赶来了，甚至更早，几乎与最早赶到这里设点摆摊的小贩们同步。买卖双方惊鸿一瞥之间就都开始揣摩对方心思，言语之间暗藏锋机。许多价值连城的宝物，就是在这清晨里“捡

漏”捡得的。这个清晨，也是对收藏爱好者的学识、经验、眼光的一个考验。

当时还在山西省检察院上班的王艾甫当然也不例外，每一个周六，其实就是他的小节日，像一个老农周期性的劳作，是乐趣，是享受，当然也是收获。他一大早就赶过来，沿着长长的市场走过去，每一次或大或小总有所得，甚至会突然收获一个惊喜。

他的脸在文物市场上简直太熟了，那一张和善的脸就是他的名片，小贩们大多认得这老汉，不认得也知道他的名头，只要是他看准的东西，开口一个价，打死不松口，这倒不是他们成心刁难老汉，而是宾服老汉的一双眼睛，但凡入得他老人家法眼的物件，那一定是宝贝，是真货，那还能松口？

多年以来，他与这些小贩们巧妙周旋、斗智斗勇、砍价杀价，不伤和气又各取所需，他在这些小贩中间还是有很高人望的。要说收藏的乐趣，这也是乐趣之一，甚至是一份少不得的乐趣。

但是那一天，出现的偶然，几乎就是天意，当他在翻拣一个小贩装满废纸旧书的麻包的时候，几乎是顺手一摸，一样东西就拿在手里，是一个泛黄的册子，他呆住了。

“太原战役”、“阵亡”几个字在他眼前晃了晃，他以为自己眼花了，停下手定睛看时，刚才并没有看错，上面清楚地写着“六十八军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几个字。

这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

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和废纸放在一起，流落到收破烂的小贩手里？

……

一个个疑问在王艾甫的脑子里飞快地来回打转，与其说是疑惑，是不解，还不如说是一种排斥、抵触或拒绝。

然而，拿在他手里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在感情上在理念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放在哪里，但他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至少，不应该出现在市声如潮、锱铢必较的旧货市场的小摊贩这里。

王艾甫曾经是一位军人，有过不短的20年军龄。他怎能不明白这东西是一件什么东西，怎么能不知道这东西的含义？

十多年之后，王艾甫都无法忘记那一刻特别复杂的心情，不解，疑惑，吃惊，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愤怒。这时候，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那份登记册像粘在他手上一样，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那样拉着他的手怎么也分不开了。

接着，又有一本从废纸堆里找了出来，他干脆让小贩把麻包全部倒出来，小贩很是配合，把麻包掀了个底朝天，王艾甫在一片狼藉的书报纸张中来回翻拣，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这一切，小贩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表面上他忙别的生意，其实一直在注意着老汉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老汉脸上的表情变化。

老汉已经犯了收买收藏品的大忌，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了。

又是一本。王艾甫小心地跟刚才找到的登记册归置在一起。

再找。

又是一本。

一共找到四大册，还有一个小本，是《烈士大功功臣及干部生平事迹登记》，显然，这一个小册子与四大册登记表相配套，当属同一文档。

从早晨入市，一直快到中午，王艾甫再也翻拣不出其他相关的文件或物品。他蹲在小贩的货摊前，能感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淘拣收藏品，而是干一件与收藏毫不相干的事情，手里这些登记册衍生出来的疑惑和不安完全左右了他，当然，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犯了一个错误。

“多少钱？”他问小贩。

“诚心要？你若诚心要，不多要你的。”小贩对老汉显得有仁有义。

“不多要是多少？总得有个价呀！”

“照顾你，3000。”

“不多要，照顾还3000块，多要你要多少？”王艾甫没提防他这样狮子大开口，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后悔已晚。

“就这个价，你要就要，不要就放下。”说着话，小贩的手已经伸过来。王艾甫赶紧将这些东西往怀里一搂，别说是想要取回去，看那意思，就是摸都不想